

著名舞剧编导赵明回忆当年“大胆地在舞剧创作上展开一面党旗”，实践证明红色经典作品永远不会过时——

“红星”闪耀22年 红色舞剧大IP魅力为何经久不衰



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

■本报记者 宣晶

“潘冬子”回家了！上海出品的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首演22年后，这颗“红星”照耀祖国各地，为新一代观众所喜爱。日前，舞剧《闪闪的红星》以“舞蹈展演+艺术赏析”的新形式重现上海舞台，这是该剧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的全新亮相。“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熟悉的旋律响起，舞蹈家黄豆豆与第五代“潘冬子”吴雨承同台起舞，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红色IP的魅力经久不衰，革命薪火永续人民心中。如今，刚满“两岁半”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正探索“驻场+巡演”双线并进的新模式，22岁的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仍不断创新呈现方式，让红色IP竞相闪耀申城舞台。“我们要在舞台上，用作品向观众弘扬革命精神、革命情怀。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传播红色经典，用真情实感演绎英雄们的故事。”黄豆豆说。

红色IP永不褪色，“22年前，大胆地在舞剧创作上展开一面党旗”

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创作于1999年，作品表现了少年潘冬子在苏区历经千辛万苦，追寻红军汇入革命洪流，并在战斗中成长的革命

故事。舞剧音乐以同名电影中《红星歌》等歌曲为主体展开创作。在保持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该剧在肢体语汇、舞美艺术上大胆创新，对潘冬子等主要人物进行再创造，为传统革命题材舞剧注入了新的内涵。《闪闪的红星》选题新颖准确、音乐脍炙人口、舞蹈富有感染力，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当年，上海以开阔胸怀，大胆启用年轻编导赵明，他从此走上舞剧编导之路，成为我国高产高质量的舞剧大咖。这部剧也推动了黄豆豆等青年演员的成长，让艺术人才有了代表作。”文艺评论家方骏说。

2000年，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在强手如林的“荷花杯”舞剧大赛中脱颖而出，夺得了金奖；该剧还荣获“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荣誉。“我们舞蹈艺术工作者，用实践证明红色经典作品永远不会过时。”著名舞剧编导、《闪闪的红星》总导演赵明说，“22年前，《闪闪的红星》大胆地在舞剧创作上展开一面党旗，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使观众被信仰的强大力量所感动。”

伴随这颗“红星”，青年舞蹈人才不断成长。“跳过《闪闪的红星》，我更加理解了党员的使命，更加明白了我党为人民谋幸福所作的牺牲，懂得了革命烈士的伟大。对我而言，这部舞剧在艺术上、人生上，都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在创作过程中，第一代“潘冬子”饰演者、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黄豆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20多年来，黄豆豆在全国各地演出《闪闪

的红星》的经典舞段，尤其是《红星歌》群舞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既要上得了一流的舞台，也要扎根得了最基层的舞台。”他认为，对舞蹈艺术来说，只有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才能拥有不竭的生命力，才能发挥出更多的价值。汶川地震时，黄豆豆曾随文艺慰问队进入灾区演出，辗转于受灾人员的临时安置点。有一所学校因受灾而断电，他找了当地文工团的小乐队，用一支笛子、一架小军鼓来伴奏。那天，黄豆豆在学校操场跳起了《闪闪的红星》，表演尾声处，他舞起红旗绕场奔跑。“跑着跑着，我发现身后跟着许多看演出的孩子，他们都自发地追着舞动的红旗跑。”黄豆豆说：“我的内心被舞蹈的凝聚力震撼到了！红色舞剧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积极健康、富有正能量和感染力的艺术作品不仅要留在舞台，也应引入社区和校园，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

每一场演出都是一堂党课，创新呈现让红色IP再度浸润观众的心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北京展演刚结束，上海歌舞团就马不停蹄赶回上海，演员提着行李扎进排练厅，投入《闪闪的红星》复排工作。“每一部好剧都是一堂好课，上海歌舞团一直以此为宗旨，创作出《闪闪的红星》《天边的红

云》《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代表的红色作品，给观众在剧场里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党课。”《闪闪的红星》第一代舞者、上海歌舞团舞蹈演员部副主任张鑫说。

优秀作品讲好红色故事，激发红色基因。上海歌舞团深入挖掘红色IP的精神富矿，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以全版舞剧、舞蹈快闪、美育课堂、公益讲座等各种形式亮相剧场、社区和校园。日前，这场“舞剧《闪闪的红星》经典舞段复排展演赏析”活动用“现场表演+艺术讲堂”的呈现方式传递信仰、信念和信心，带给观众心灵的陶冶、奋进的力量。

当晚，青年舞者们跳起了《家中离别》《冬子和红星》《映山红》等舞段，其中既有抒情唯美的独舞，亦有激情昂扬的群舞，塑造成长为红军战士的冬子形象，传递革命者不畏牺牲的精神。“当潘冬子拿起父亲留下的红五星，看到唯美的‘红五星之舞’，他坚定地相信，亲人总有一天会回来，中国总有一天会解放。”赵明解读说。

22年前，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利用竹竿、桌椅等道具设计了新颖的舞蹈语言，运用映山红、竹林等具有现代感的舞台美术，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今，这台红色舞剧历久弥新，以肢体语言与主创讲述汇成情感洪流，再度让经典艺术IP浸润了观众的心。“红星伴随着冬子，冬子跟随父亲，走向更辉煌的革命征途，就像我们跟随祖国，跟随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走出剧场，观众王双梓依然心潮澎湃。

原来「非遗」这么好玩 群艺馆为暑假定制「艺术之夏」

本报讯（记者李婷）暑假已经正式开启，如何为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记者获悉，今年夏天，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青少年策划了包括非遗手工制作在内的一系列好玩又有意义的文化体验和课程，让孩子们走进艺术之门，也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青少年的心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日前，150名沪上“小记者”和30位非遗传承人齐聚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与一般常见的孩子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手艺”的活动场面不同，这些孩子和年逾花甲的传承人像老朋友一样寒暄交流。在当天举行的“2020上海学子非遗展馆之行”非遗守“沪”人”活动成果总结大会上，这些中小学生们用一本酝酿近一年、刚刚出炉的图书《跟着孩子看非遗》向非遗传承人致敬。而这些非遗传承人则亲手为“小记者”颁发“非遗守‘沪’人”称号证书，并在孩子们双手递上来的图书上郑重签名留念。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普遍认知，就是为了在他们心中播下种子，希望他们通过了解非遗，增加一种根基性的文化积淀，自主地进行文化探索，从而形成更深的文化自信。”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鹏宏说，这也为青少年的非遗社会化教育探索了新的模式与途径，有利于实现非遗保护主体的社会化。

对于上海各个领域的非遗传承人而言，这亦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海派玉雕代表性传承人袁耀告诉记者，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小记者”以及他们鲜活的所思所想，这种感受很新鲜。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说，非遗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老物件”，不是华丽空洞的“招牌”，而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智慧结晶，是有生命力的“活化石”，吸引更多青少年关注可以让它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跟着孩子看非遗》一书创造性地在全书中“内嵌”了30位非遗传承人、30项非遗的“一分钟”电影纪录片。小读者们只要跟着图书扉页的指引，就可以通过AR技术用手机、平板电脑一边看非遗纪录片，一边从同龄人的文字中“咀嚼”非遗世界的别样滋味。

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门口，《走进艺术之门》手册吸引了不少孩子的注意。翻开手册，绘画、相声、吉他、音乐剧、街舞、乐队、越剧、衍纸、非遗手工制作、原创儿童剧……15种文化体验和课程已陆续推出，贯穿整个暑假。项目负责人孙骏介绍，这是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于2014年开始打造的品牌活动，定位青少年艺术普及，涵盖夏令营、周期性课程、市民艺术大课堂、周末文旅讲座等形式。结合了话剧表演、古诗词朗诵与中国传统京剧唱、念、做、打等元素的原创独幕儿童剧《戏剧小神童》，让孩子们过足“戏瘾”。乐队体验班通过建立小乐队让学生互相鼓励，更为主动地去学习，体会到合作的乐趣。

不少活动还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融入其中。“暑期非遗学苑则精选了罗经十字挑花风铃等一系列非遗手工课程，让孩子们徜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

■本报记者 姜方

“每年夏天，都有许多崭新的声音从上海出发，前往全中国甚至世界。上海是我心中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灵感和机会，见证了我不少作品的诞生。”作曲家、指挥家谭盾眼中，上海犹如他的第二故乡。“上海既有非常深厚的音乐文脉也有极为国际化的音乐视野，它让我更大胆、更勇敢、更执着地去追求自己的创作灵感。”

7月14日晚，作为上海夏季音乐节参演节目，谭盾将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演绎自己创作的《大地之声》（为101件陶土乐器和交响乐而作），以及勋伯格改编的马勒《大地之歌》室内乐版本，展开跨越时空的中西音乐对话。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谭盾向记者展示满地板的“花瓶罐罐”——它们是用采集自陕西、香港和台湾的泥土制成的埙、号、鼓等陶土乐器。在谭盾执棒下，这些乐器发出既新奇又好听的乐声，即将激发听众的无穷想象。

用中国的陶土写一部《大地之声》，与马勒的《大地之歌》展开中西对话

《大地之歌》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代表作，作品采用诗人汉斯·贝特格的意译诗集《中国笛》中的七首唐诗作为歌词。勋伯格于1921年将其改编为室内乐，其中保留了声乐部分的旋律和唐诗歌词，精采其中的乐队，演唱结构参照中国唐式古建筑的风格——以男女对唱形式为中轴点，视觉上极具对称美，也使整首曲子更有平衡之美。

“马勒以中国的唐诗为题材，写出了《大地之歌》，那我为什么不能用中国的陶土，也写一部《大地之声》呢？”2011年，谭盾受到维也纳纳格拉芬内格音乐节委约，为纪念马勒逝世100周年而创作《大地之声》，并由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演。这部作品又名《壹乐》，是继《水乐》《纸乐》之后，谭盾“有机音乐·

谭盾：感谢上海，让我更大胆更勇敢更执着地追求灵感



谭盾（中）将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演绎自己创作的《大地之声》（为101件陶土乐器和交响乐而作）。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大自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今年正逢马勒逝世110周年，在上海夏季音乐节的舞台，《大地之声》将再次奏响，并与马勒的《大地之歌》展开关于生命起源和生命归宿的探讨。

为了探索“大地”的声音，谭盾设计用陕西黑土、香港红土、台湾白土及南阳的石头，制成他的陶土乐器和陶土乐器。“泥土的密度、松软程度不同，由它们制成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也会不一样。”谭盾发挥了想象力，把这些充满创意的乐器和交响乐队融合在一起，共同演奏

《壹乐》。乐手们通过吹陶、拉陶、弹陶、敲陶等演奏方式，发出一阵阵“大地之声”。

《大地之声》共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致青春》以极简主义的重复节奏型为特征，通过吹陶和敲陶，配以管弦乐的“土色”，穿插乐队的嘻哈、摇滚节奏，好似大地在生机勃勃、充满生命活力地震动，与马勒《大地之歌》第三首《青春》对话。第二乐章以吹陶埙与陶笛为主奏加之双音石磬，以中国古曲《阳关三叠》为旋律素材，与马勒《大地之歌》第一首《愁思的饮酒歌》对话，

孤独而凄凉。中段是“陶气鼓”的激动华彩与对答，并将乐曲引为极具戏剧性的展开部。第三乐章由石头方钟、圆钟及双音磬主奏，悠远而幽静，这些石头乐器皆由谭盾与湖北编钟博物馆一同创制。这一乐章中更引用了马勒《大地之歌》中第五首《春天的醉者》的片段，与音乐中的京剧色彩对话，像是李白的酒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梦幻世界，展现出借酒消愁者如醉如醒的神态。这里是李白与马勒的对话，更是谭盾在感叹人类的生命与青春，也感叹大地的悲愁与春日

的醉境。

艺术家要比胆量也要比孤独，希望为中国音乐特点归纳出世界通行的理论体系

在不同国度的音乐中遨游，从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寻找灵感，谭盾很多作品的音乐语言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曾有国际学生问他：“老师，你能不能用五线谱的记谱法或者钢琴，把中国音乐的特点剖析清楚？”这是谭盾过去40年里一直面对的挑战，也是他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

“如果说西方音乐更多的是从和弦、和声的物理结构衍生出旋律、节奏，那么东方的音乐则是机体的、完整体。”谭盾打了个通俗的比方，如果人类听到的声音是一块蛋糕的话，“西方切成了do、re、mi、fa、sol、la、si，不同组合、结构形成协和、不协和的发展；中国的声音就是一个蛋糕，比如我们的京剧、昆曲，就打破了音阶，是完全不同于西方音乐语言结构的组合方式。”

以这次上演的《大地之声》为例，音乐呈现的不仅是自然的陶土乐器的声音，还把交响乐的节奏、旋律、结构和与中国有机音乐结合在一起。“中国音乐很有意思，是从大自然总结出音与音之间的关系、结构与结构的伦理。”谭盾认为，在世界音乐史中，“西方音乐史学一直没有留给东方音乐很多空间，比如我们东方音乐的起源、发展和特点。”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角度，谭盾希望把古老的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传统，特别是“有机音乐”这个概念，演化成“未来全世界音乐学院、艺术学院，从琴童到音乐史学家都可以研究、学习、总结的理论体系”。